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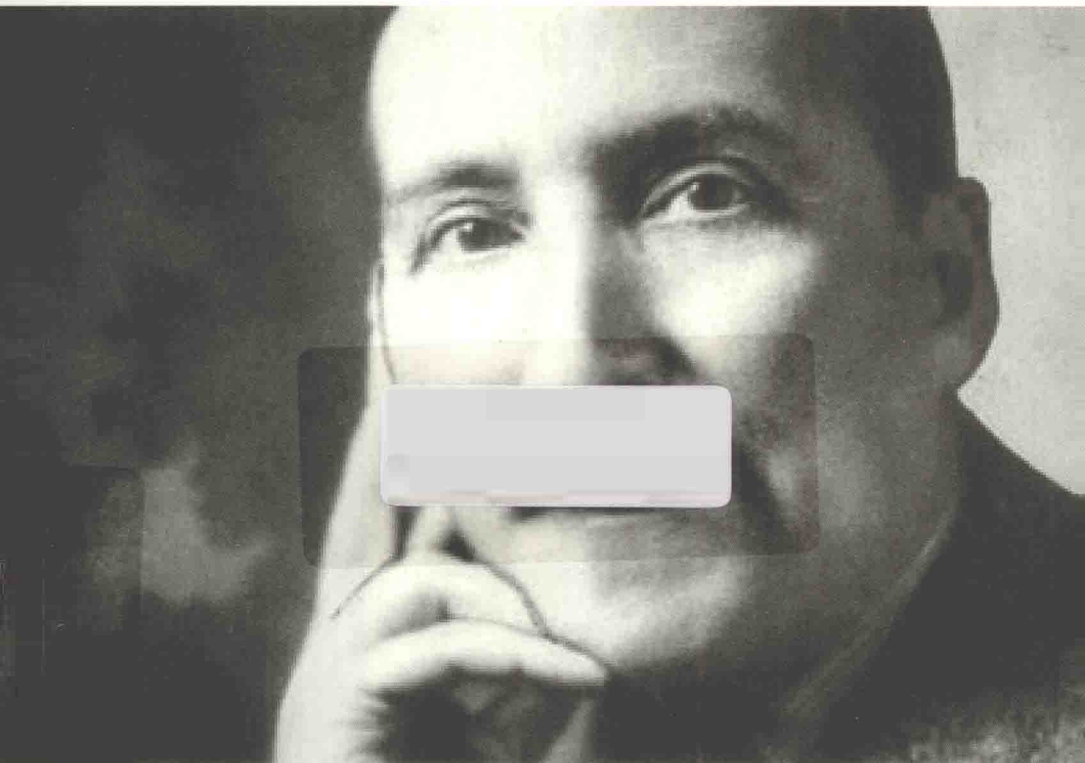
大家阅读·阅读大家

邂逅人与书籍

茨威格读书随笔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 等/译

Begegnungen mit Menschen, Büchern



书根本不用害怕技术，因为技术本身除了靠书，还能从哪里学到东西，来改进自己呢？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邂逅人与书籍

茨威格读书随笔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 等/译

Begegnungen mit Menschen, Büchern

书根本不用害怕技术，因为技术本身除了靠书，还能从哪里学到东西，来改进自己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邂逅人与书籍：茨威格读书随笔/（奥）茨威格著；高中甫等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55-1038-5

I. ①邂… II. ①茨…②高… III. ①随笔—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157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邂逅人与书籍：茨威格读书随笔

作者 （奥）茨威格

译者 高中甫 等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1038-5

定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译者序

斯·茨威格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一位奥地利作家，他是一位小说家，他的长篇、中短篇都已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有的名篇可说是脍炙人口，人人乐道，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心灵的焦灼》、《象棋的故事》等；他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记作家，他的大多数传记作品亦多被译成中文，其翔实性和可读性，为读者称道，如《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¹、《精神疗法》（梅斯梅尔、玛丽·贝克·艾迪、弗洛伊德），以及《罗曼·罗兰》、《蒙田》等。我们亦知道，他是以一个诗人身份登上文坛的，还写过一些上演且得到好评的戏剧，如《滨海之宅》、《耶利米》等。但他也是一个散文作家，从他的

1. 《三大师》、《与魔鬼作斗争》和《三作家》三部传记是茨威格“精神类型学”的写作计划，茨威格给它们加了一个总标题：《世界建筑师》。在茨威格看来，这九位作家涉及三种不同的精神类型，他们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伟大的建筑师。本书收录了茨威格为这三部传记所写的专门文章，展示了他对这九位作家的类型评价；这三篇文章在本书开篇单独列出，其他篇目则按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顺序。——编者

自传《昨日的世界》中，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17岁的中学生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了，且不无自诩地写道：“到了中学的最后几年，我在专业判断和富有文采的表达能力方面，甚至已超过了那些著名的专业评论家。”据统计，直到1942年他辞世时止，共发表了1400多篇文章。他先后把它们结集出版，如《时代和世界》、《欧洲的遗产》、《人和命运》、《邂逅人、书籍、城市》、《创作的秘密》等。他的散文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三类：一部分是涉及当前现实生活和社会焦点的文章。他不是个政论家，缺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深度和缜密，但有着艺术家的敏锐和文体家的风采。另一部分是游记。茨威格从学生时就酷爱旅行，他游遍了整个欧洲、新生的苏联，更把他的脚步跨上北非、南北美洲，直至喜马拉雅山下。旅行对人的一生有很大的意义，对此他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旅行对于我的意义是去克服一种内在的惰性，去抗拒把我们逼入狭窄之中的动力法则。”在这些旅行之中他写下了他的见闻，他的感受。渊博的学识、形象性的描述以及时而闪现出的思想火花般的抒发胸臆使这些游记读起来兴致盎然。

第三部分，是以人和书为主，以文学艺术为内容的文章。这其中有作家介绍、作品评论、讲演、纪念文章、序言等不同体裁。茨威格被称为是一个“急性的充满热情的读者”，每当他读了好的作品，他就要把他的感受表达出来，他就要介绍给他人；尤其是在介绍外国文学上，他尽了不少力，建议出版社出版一套双语对照的文学作品，他也亲自组织志同道合的作家一道翻译外国名

篇，他更自己亲自翻译作品，人们称他是一个“中介者”。他写了许许多多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文章和评论，翻开他的几本散文集，就可以看出，论述所及几乎囊括世界自古至今的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他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楷模、师法的榜样和知心好友。他要读者和他一样去认识去爱他们。罗曼·罗兰在谈及这种被茨威格称之为“心灵的事业”时，充满敬意地写道：“您有着理解和爱的才能，有着从爱中去理解的才能。”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昔日的还是在世的，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他对这些作家、艺术家都充满尊敬和热爱之情。他不是一个职业批评家，更不是借此凸显自己、贬抑他人的炫耀者。他自称，他在写评介文章时，他更多是一个唱颂歌的人（Hymniker）。他孜孜以求的，是借助自己的笔去追求这样一种理想，如他在《邂逅人、书籍、城市》一书导言中所表达的：“在人们之间、在思想之间、在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人性谅解。”

茨威格的散文，纵谈历史、现实、社会、人性，评论文学、艺术、作家、作品；它们虽然非篇篇珠玑，但不乏真知灼见，情感真挚，文笔挥洒；读来引人入胜，读后总能从中得到收益，获得审美上的愉悦与理性上的思考。这些文章显示出茨威格思想上的多维性和表达上的形象性，少有书卷气和学究气，而富有灵气和艺术魅力。

现在呈给读者的这本《邂逅人与书籍》，是凤岭先生从我编的《茨威格文集》（7卷本）和《茨威格散文集》中挑选，外加我补充的几篇文章，汇集而成的一本茨威格以邂逅人与书籍为主题的

读书随笔集。他编好后嘱我写一短序；我年老体弱，更是才思愚钝，只好在旧文上做些增删，敷衍成篇聊以塞责。

茨威格在一份用英文写的简历中写道：“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友谊和接受。”我相信，如他的一些小说和传记在中国找到友谊和接受一样，他的这本随笔集也定会找到友谊和接受。

高中甫

2013年12月

Contents 目录

- 001 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 004 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
- 018 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
- 033 懒惰的胜利
- 038 福楼拜的遗作
- 043 巴尔扎克优雅生活的密码
- 049 《一千零一夜》中的戏剧
- 060 尼采和朋友
- 072 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
- 079 泰戈尔的哲学著作
- 087 华尔特·惠特曼
- 091 赫尔曼·黑塞的道路
- 099 拜伦：一个伟大生命的戏剧
- 109 夏多布里昂
- 113 让·保尔，高特海尔夫

- 119 普鲁斯特的悲惨生涯
- 127 向罗曼·罗兰致谢
- 130 谈歌德的诗
- 140 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的事业》
- 146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批注
- 151 霍夫曼斯塔尔
- 164 弗洛伊德的新作：《文化中的不满》
- 169 书：走向界的入口
- 178 里尔克
- 184 作为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托尔斯泰
- 203 艺术创作的秘密
- 223 在弗洛伊德灵柩旁的讲话
- 227 托马斯·曼的《绿蒂在魏玛》

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¹

尽管这三篇论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是在十年之间完成的，可把它们收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偶然。这三位伟大的，在我看来是 19 世纪独特的小说家，正是通过他们的个性互为补充，并且也许把叙事的世界塑造者即小说家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 19 世纪的独特的伟大小说家，当我把他们置于首位时，绝不是对歌德、戈特弗里德·凯勒²、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等人的个别作品的伟大性有所忽视，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往往远远超越了他们三人的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该被剔除的作品。我相信，必须去明确地确定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和小说家（romancier）的内在的和不可动摇的区别。长篇小说作家在最终和最高的意义上只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是知识渊博的艺术家，

1. 本文是茨威格为《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所写，1919 年作于萨尔茨堡。在《三大师》中，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做是叙事文学的天才，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

2. 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

他——这里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为依据——建筑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他用自己的典型、自己的重力法则和一个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本质，不仅仅对他是典型的，而且对我们本身也是鲜明的，有着那种说服力。这种力量诱使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这样，我们在活生生的生活中就能说：一个巴尔扎克人物，一个狄更斯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这些艺术家每一个人都通过他的大量人物形象如此统一地展示出了一个生活法则，一个人生观，以至借助他而成为世界的一种新的形式。去表现这种最内在的法则，这种隐于它们统一中的性格构成就是我这本书的重要的探索，它的未标出的副标题应当是：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巴尔扎克是社会的世界，狄更斯是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和万有的世界。把这几个领域相比较便显出了它们的差异，但不能用价值判断来重新解释这种差异，或以个人的好恶去强调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以自己的尺度锁定它的界限和它的重量：在一部作品的内部只有一种比重，没有公平秤上的绝对重量。

这三篇文章都以作品的理解为前提：它们不是入门，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因为高度凝练，它们只能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这种必要的缺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文章里使我感到特别遗憾，他的分量像歌德一样，就是最广阔的形式也无法加以包容。

很想在这几位伟大的形象——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之外添加一个有代表性的德国小说家形象，一位在

高度意义上的——如我认为适用于小说家这个词那样——叙事的世界塑造者。但是在当前和在过去，我没有找到一位那种最高等级的作家。为未来要求出现这样一位作家并对遥远的他致以敬意，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高中甫 译

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¹

一个凡人解放自己的努力越艰难，
他对我们的人性的震撼就越强烈。

——康拉德·斐迪南德·迈耶尔²

在这部作品里又像在以前的三部曲《三大师》中一样描绘了三个文学大师的形象，他们因其内在的共同性而相聚在一起；但这种内在的共同性打个比方来说顶多是一种偶然相遇，我并不是在寻找思想的模式，而是在描绘思想的各种形式。如果说我在我的书中一再将好多这样的形象有意识地聚拢在一起的话，那只能是一种画家的方法，他们总喜欢给自己的作品寻找合适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光和逆光相互作用，通过对称使原先隐藏着的、现

1. 本文是茨威格为《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传记）所写，1925年作于萨尔茨堡。在《与魔作斗争》中，茨威格把三位人世际遇相似、内心世界相近的德国作家放到了一起。

2. 康拉德·斐迪南德·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瑞士德语作家。

在很明确的物体的相似性展现出来。对比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具有创造力的因素，我喜欢这种方法是因为运用它时可以避免牵强附会。它丰富的正是公式削弱的部分，它通过出其不意的反射照亮物体，就像给从画架上取下的肖像装上画框一样使空间显出深度。这种空间艺术的秘密早已为最早的语言肖像家普鲁塔克¹所熟知，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里他总是把一个希腊人物和一个罗马人物对照着描写，以使得他们个性背后的精神投影，作为一种典型更好地凸显出来。我也效法这位传记和历史方面的德高望重的先祖，在其精神上相邻的领域——文学性格学方面做一些相似的尝试，这两卷应该是一个形成中的系列的第一部分，我打算把这一系列命名为“世界的建筑师，一部精神的类型学”。我绝不是想以此给天才的世界植入一个僵化的模式。就像心理学家出于激情，造型艺术家出于造型的愿望，我是出于我的描绘艺术的驱使，走近那些使我感到最深切的眷恋的形象。这样就从内心为任何完善的企图设置了界限。而我绝不后悔这样的限制，因为必要的残缺只会吓住那些相信创造性中也存在体系的人，他们傲慢地误以为，无限广袤的精神世界可以用圆规圈出来；而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吸引我的却恰恰是这样一种两重性：它触及了无穷，并且没有给自己限定界限，我就这样缓慢地，然而又是充满热情地用我那本身还很好奇的双手把这座出人意料地开始的建筑继续建造下去，让它直插进那一小片天空——悬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摇摇欲坠的时间。

1. 普鲁塔克（约46—125），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传记作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又名《比较列传》）一书闻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

荷尔德林¹、克莱斯特²和尼采这三个英雄式的人物单从表面的人生际遇来看就有一个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处在同一个星象之下。他们三个都是被一个无比强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超自然的力量从他们本来温暖的存在中驱赶到一个毁灭性的激情的热带气旋之中，并终因可怕的精神障碍、致命的知觉迷乱、疯狂或自杀而早夭。不合时宜，不为同代人所理解，他们像流星一样带着短暂而又耀眼的光芒射入他们使命的星空，他们自己对他们的道路，对他们的意义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只是从无穷驶入无穷：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之中他们与现实世界仅仅是擦肩而过。一些超人的因素在他们身上发挥着作用，这是一种高于自身力量的力，在这种力面前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不再听从自己的意愿（在他们的自我为数不多的清醒时刻里他们也曾惊恐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听命于别人，是被一个更高的力——魔力所占据³（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的人。

魔：这个字从古希腊罗马人原始的神话宗教观念中来到我们的时代，已经被许多的意义和解释弄得面目全非，使得我们有必要给它标注一个专有的注释。我把那种每个人原初的、本性的、与生俱来的躁动称之为魔性，这种躁动使人脱离自我，超越自我，走向无穷，走向本质，就好像自然把她原始混沌中一个不安定又

1.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德国浪漫派诗人，死后被遗忘近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重新发现，并在欧洲建立了声誉，被认为是世界文学领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因情场失意，身心交瘁，后来精神逐渐分裂，以致生活不能自理。代表作有诗剧《恩培多克勒之死》，诗歌《自由颂歌》、《人类颂歌》、《致德国人》、《为祖国而死》等。

2.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诗人、戏剧家、小说家，1811年11月21日自杀。代表作有小说《O侯爵夫人》、《智利地震》，戏剧《彭忒西利亚》、《赫尔曼战役》等，其《破瓮记》与莱辛的《明娜·封·巴尔赫姆》、霍普特曼的《獭皮》并称为德国三大喜剧。

3. 该处德文原文为 Besessene，有两个含意，一为着魔的，一为被占领的。

不可摆脱的部分留在每一个灵魂之中，而这部分又迫切地渴望回到超人的、超感觉的环境之中。魔性在我们身上就像发酵素，这种不断膨胀、令人痛苦、使人紧张的酵素把原本宁静的存在迫向毫无节制、意乱神迷、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境地；在绝大部分的普通人身上，灵魂的这一宝贵而又危险的部分很快就被吸干耗尽了；只有在极个别的时刻，在青春期的危机中，在爱情或生殖的欲望使内心世界沸腾的瞬间，这种脱离肉体、纵横驰骋、自暴自弃的感觉才令人担忧地控制了庸庸碌碌的存在。但其他时候，矜持的人们往往让这种浮士德式的冲动窒息在自己心里，他们用道德来麻醉它，用工作使其迟钝，用秩序将其园囿；市民永远是混乱的天敌，不仅在世界中，而且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层次高一些的人身上，特别是在有创造性的人身上，躁动不安却作为一种对日常工作的不满足而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它赋予他那个“更高尚的、折磨自己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充满疑问的、超越了自己、向往着宇宙的思想。一切使我们超越自己的本性，超越个人利益，驱使我们求索、冒险，使我们陷入危险的疑问之中的想法都应归功于我们自身中魔性的部分。但这个魔鬼只有当我们降服它，当它为我们的兴奋和升华服务时，才是一种友好地促进的力量：一旦这种有益的兴奋成为过度的紧张，一旦灵魂在这种煽动性的冲动，在魔性的火山爆发式的冲击中败下阵来，危险就会降临。因为魔性只有通过无情地毁灭瞬间的、尘世的东西，通过毁灭它寄居的肉身，才能回到它的故乡，它的本质，回到永恒：它先是一步步扩展，接着就要迸裂。它占据了那些不懂得及时驯服它的人的心灵，使那些具有魔性天性的人变得狂躁不安，强行地夺去他们意志的方向盘，使得他们这些失去意志、被任意驱使

的人在风暴中跌跌撞撞地朝着他们命运的暗礁漂去。生命中的不安定总是魔性的先兆，不安的血液，不安的神经，不安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也把那些传播不安、厄运和混乱的妇女称为妖魔的原因）。生命中的危险和危机总是和魔性相伴而生，那是悲剧的气氛，是命运的气息。

每个智慧的、有创造性的人都曾不可避免地与他的魔性展开过较量，这种较量总是一场英雄的较量，一场爱的较量。它是人性中最灿烂的一笔。一些人在它猛烈的冲锋中败下阵来，就像女人被男人的强力所征服，她感到那愉悦的穿刺和那富有生命力的物质的涌入。另有一些人则驯服了它，使它炽烈、躁动的本性服从他们冷静、果断、坚定的男性意志：这种势如水火而又情意绵绵的扭斗往往持续一生的时间。在艺术家身上和他的作品里，这场伟大的争斗仿佛生动可见：智慧的人和他永恒的诱拐者初夜时那灼热的鼻息和撩人的轻颤一直传达到他的作品的神经末梢。只有在有创造力的人身上魔性才会挣脱感觉的阴影，寻求语言和光线，我们在被它征服的人身上，在被魔鬼击溃的诗人的身上能够最清楚地看到魔性激情的特性，在这里我选择了德语世界最有意义的三个形象——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因为当魔性专断地占据了一个诗人的身心，就会在烈焰升腾般的兴奋之中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种类：迷幻艺术，那是痴迷狂热的创作，是精神战栗沸腾的飞跃，是战斗和爆炸，是高潮和迷醉，是希腊人的 $\mu\alpha\upsilon\tau\alpha$ ¹，是通常只有预言者和女巫才具有的神圣的放纵。无矩无形，夸张无度，永远希望超越自己直到极限，直到无穷，渴望回

1. 希腊文，意为疯狂。